有什麼痛，能痛過父母的拋棄？

棄嬰：被棄噩夢纏終生

自卑陰影永難消除 心理缺陷遺患社會

「一朝被棄，一生傷痛。」

這八個字，是一個幼年即被親生父母拋棄的人，寫在QQ空間裡的一句話。棄嬰的遭遇，成了他心中一道永遠都不能癒合的傷口。

官方數據顯示，近幾年，每年新增的孤兒數量高達2.6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棄嬰，且多身患重疾。令人揪心的現狀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福利院長大的孩子，儘管可以和幾百個人互稱兄弟姐妹，儘管把照顧自己生活的叔叔阿姨稱為爸爸媽媽，可內心的孤獨和自卑，卻讓他們始終無法釋然。在養父母身邊長大的孩子，得知身世之後的隱痛，會像胎記一樣伴隨終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鵬飛、沙飛

在互聯網上，有一個「棄嬰吧」，身世不明的孩子常聚在一起講述各自的故事。頁面上，充斥着各種對自己親生父母惡毒的咒罵。本報記者幾經輾轉，獲得信任，進入了他們的QQ群。這個擁有26個人的群裡，有的正在讀中學，有的已經參加工作，曾被親生父母拋棄過的相同經歷，讓他們聚到了一起。當中有個叫雪雪（化名）的女孩，來自河北，她告訴記者：「我一生下來就被拋棄了，而且被拋棄了兩次。」

雪雪現在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由於手指天生殘疾，剛出生的時候，父母就把她送給了親戚，不出一個月，那位親戚又把她送給了現在的養父母。22年過去了，雪雪說她已經判斷不出自己是否還在憎恨親生父母。

「其實，我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但知道又怎樣？有什麼意義？」

記者還了解到，重男輕女和身體殘疾，是雪雪被親生父母拋棄的主要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本是陽光女孩年齡的她，敏感而自卑。她對記者說，她認真地研究過「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

「我與你們不同，你們這些正常人是無法理解我們這些被自己親生父母拋棄過的殘疾人，我還會遇到各種不公平的待遇。」

13歲的靜，是群裡年齡最小的，她說她是在網絡上無意間發現了這個群，稍稍猶豫了一下，就加入了進來。

靜告訴記者，她學習成績還不錯，爸爸媽媽都是很善良很普通的生意人。雖然生意很忙，但每周都會抽出時間陪她玩，給她買各種她喜歡的東西，所以，即使她偶然知道自己並非親生，但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去找親生父母。

記者的「為什麼」還沒有問出口，這個有着超越其年齡的冷靜與理智的小女孩說了以下一段話：「拋棄孩子的父母是沒有臉面再被人稱作父母的。我想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我都只認現在的爸爸媽媽。因為被所有人說你是撿的那不是最痛，被自己的親生父母拋棄，那才是永遠也醒不了的噩夢。」

害怕面對鏡頭 自卑伴隨終生

記者在福利院採訪時，發現被遺棄的孩子們最怕面對鏡頭。在目睹了幾次惶恐表情後，記者只能不安地收起了相機。中山大學婚姻家庭法副教授魯英告訴文匯報記者，棄嬰的成長經歷艱難，幼小的心靈容易被扭曲，時間長了就變成心理障礙。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自卑。

廣州市福利院院長徐久說，與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福利院的孩子自卑，不願意與陌生人交流。為了消除他們在社會中產生的「特殊感」，福利院在孩子們入學讀書時，不會幫他們申請助學金，因為徐久擔心，在填寫申請資料的時候會暴露他們的身世。對於考上大學的孩子，福利院還會像正常家庭一樣給他們購置電腦，「一切都跟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樣」。

更具暴力傾向 不懂珍惜感恩

東莞福利中心副主任胡淑娟則透露，與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福利中心裡的孩子更具破壞力，玩具很快就壞了。「這裡的孩子缺少家庭觀念，不知道珍惜和感恩。」對此，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員花費了大量的耐心去培育棄嬰的良好性格。對於年齡大些的孩子，福利中心鼓勵他們參加社工工作，讓孩子們懂得回報感恩。

幼年或童年遭受拋棄的心理陰影，伴隨福利院裡的孩子，久而久之形成了逃避心理。徐久說，福利院往往費盡苦心為孩子聯繫到了工作，卻因為錢少遭到他們拒絕。他說，教育的確是個很大的難題。

「來到福利院的孩子，都遭遇了被拋棄這個人生最大的挫折，我們不能像普通家長一樣打罵他們，但是勸導又往往不見效果。」作為弱勢群體，他們有一種不願承擔責任的心態，有些治好了病，或恢復到可以進入社會的程度，仍不願離開。

■在福利院接受治療的棄兒。

■各地福利機構積極試行多種形式的養育模式。

■缺乏專業社工，棄嬰培育非易。

■幸運的棄嬰被國外人士領養。

社工短缺 棄嬰只「養」難「育」

由於棄嬰數量不斷增加，福利院護理人員與社工數量明顯不足。在廣州市福利院，每位護理人員要看護20名孩子。相比之下，正常的獨生子女家庭是6個大人看護1個孩子，棄嬰在接受照顧和關懷上遠遠不及正常小孩。

廣州市福利院院長徐久表示，由於人手不足，現在只能維繫孩子們的最基本保障，即吃飽穿暖，此外便很難再有精力陪孩子玩耍了。「要知道，這些孩子都是殘疾的，不像正常孩子還聽從指揮。」

誠如徐久所言，記者在福利院見到，吃飯的時候，護理人員是逐個孩子一口一口餵，時不時還有孩子尿了褲子，護理人員就要趕忙幫他們換上乾淨衣服。

相關專業培訓缺失

待棄嬰長大一些後，護理和教育的難度也會更大。這些大點的孩子有了自己的思維，不願受到約束。他們時常會偷跑出去玩，工作人員找不到，只好報警求助。對於這類孩子，福利院倒是希望他們能在青年公寓居住，以減少對幼年孩子的不良影響。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福利院護理人員不足的另一個原因是，沒有相關專業的培訓。近年來，內地高校剛剛開設社工專業，尚未細化至棄嬰照顧與教育這一領域。現在福利院中的護理人員分成兩個部分，一種是來自護士專業，負責殘疾兒童的康復；另一種來自教育專業，教授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基本常識，並負責孩子們的心理輔導。但這兩者都稱不上專業對口。

一個棄嬰的心聲：請把我的生日還給我

在我17歲那年，爸爸告訴我，我其實是在樓道裡撿到的，由於他們沒有孩子，所以收下了我。我一直默默地聽他講述我的身世，忍着我的情緒，不說話也不問，也沒有掉眼淚，其實心快停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樣，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我只想叫爸爸住口，但我又好好奇。我不敢相信，也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隨後爸爸拿出了領養證，我愣住了。他說你找找你親生父母吧。我說我不要，我不要。我一直在重複這三個字，因為我說不出別的，我怕我掉眼淚，我怕他看見我掉眼淚會難過。我把我的領養證拍了下來，然後我走了，邁出門的一瞬間我哭了，好難過好難過，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以後該怎麼樣。

其實說實話，已經過了三年了，有的時候我會想知道，生身的父母究竟在哪裡，我好希望見一面。我好希望知道我姓甚名誰，我好希望知道我的生日是哪天？我好怕別人問我生日，因為我知道那是猜的，不是我的。有的時候真的好迷茫，雖然我很愛很感謝養父母，但是落葉也有根，我只是想知道我的根，僅此而已。但是爸爸說他們扔我的時候什麼都沒有留下，也就是說我想找都未必能找到。我真的好想知道我是誰，尤其請把我的生日還給我，好嗎？

（網名TT，20歲，性別，女）

■福利院積極培養棄兒的勞動技能。

無家無業無房 「成年棄嬰」走不出福利院

■福利院積極培養棄兒的勞動技能。

廣東省民政廳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處處長周惠明說，目前棄嬰養育存在三大問題：康復教育、就業培訓和住房問題。在他看來，福利院並非棄嬰最好的養育之地，「最好的成長方式應該接受家庭式教育」。

福利院裡「兒孫滿堂」

周惠明告訴記者，希望能盡快通過孤兒成年之後能夠享受廉租房的政策。「像現在這樣，棄嬰早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後連同兒子孫子依然住在福利院，既不符合人的基本意願，更不利於真正融入社會。」

記者也了解到，從1998年《收養法》修改頒布實施至2010年底，廣東共有5萬多名孤兒和棄嬰被國內外家庭收養。各地福利機構還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養育模式，形成以集中供養為主，家庭寄養為輔的局面。目前各地福利機構有2500多名孤殘兒童進入家庭寄養。周惠明表示，另外還有一種「類家庭模式」，一般是一對父母，帶兩三個孩子，男孩子住一間房，女孩一間房，不是實際家庭。

粵探索「類家庭模式」

在東莞，福利中心也就養育模式進行多方探索。記者在福利中心內見到，有一排獨立小樓，建立了「模擬家庭」養育模式。中心聘請一對爸爸媽媽，養育十到十二個小孩。據東莞福利中心副主任胡淑娟介紹，他們還嘗試了「家庭寄養」和「助養」等方式，孩子的生活費、醫療費、讀書費都由政府負責，鼓勵孩子慢慢融入社會，用真實的社會環境培育他們成長。

但據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對棄嬰、棄兒的救助效果還遠未理想。由於九成以上的棄嬰、棄兒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疾，培育起來十分困難。殘疾程度較輕的孩子在得到治療和校正後，被拋棄過的心理陰影卻仍然存在，因此性格孤僻自卑；殘疾程度較重的孩子，康復過程非常緩慢，或者根本無法康復。

在廣州福利院，有的「棄嬰」已經50多歲，從1957年建院就住在裡面。廣州市福利院院長徐久表示，像這樣需要政府供養的殘疾「棄嬰」不在少數，由於他們沒有行為能力，只能住在這裡。「即使他們有工作能力，但是因為沒有任何親人的扶助和祖產可以繼承，他們要獨自在社會上立足，也是非常困難的。」

從「被拋棄」開始的人生 記者手記

在網上和棄嬰群落的朋友交流時，作為一名記者，無論我懷抱着怎樣的熱情或是同情，都始終無法真正走進這些曾被父母拋棄過的人那敏感而又自尊的內心深處。阿靜的一句話：「被所有人說你是撿的那不是最痛，被自己親生父母拋棄，才是永遠也醒不了的噩夢」，讓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怎樣的傷痛，讓一個13歲的女孩說出了如此冰冷而鋒利的話語？與身體上的殘障相比，棄嬰們巨大的心理問題，是他們更嚴重的缺陷，也是這個社會更危險的隱患。

有多少母愛可以重來？有多少信任可以背叛？從「被拋棄」開始的人生，注定一路曲折。在整個採寫過程中，讓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真正幫助這些孩子們融入社會，找回自我。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養，更需育；除了善款，更需長效完整的救助體制。救心之路，任重道遠。